

戰時小叢刊之一七

日本國內的革命怒潮

王紀元等著

戰時出版社發行



王紀元等著

日本國內的革命怒潮

戰時出版社印行

目錄

日本國內的革命怒潮	王紀元等著
現實的正義	鹿地亘(一)
文獄恐怖下的日本作家	平野透(五)
日本流亡者在蘇聯	平竹傳三(七)
戰時日本的悲劇	徐源善(一二)
尖銳化下的日本社會問題	域外雜誌(一六)
日本農民的苦難	眞理報(一七)
日本農民不滿軍閥措施	荷木澤(一九)
日本人民要粉碎日本軍部	上田四郎(二六)
亡國者的悲哀和日本人的痛苦	梁立言(二九)
日寇鐵蹄下的殖民地革命運動	黃操良(三五)
日本統治下的朝鮮	潑拉斯(四五)
與日寇英勇戰鬥着的台灣蕃族	黃南(五一)
台灣革命危機四伏	佚名(五五)
台灣霧社的血債	幹恭(五八)
日本人民拒絕作戰	麥克可納(七〇)
日本國內的反戰暗潮	梅恩(七二)
日本人民願中國	賀川(七五)
得到最後的勝利	王漁邨(七九)
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	

日本內部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	歐陽鏗(八三)
日本工農的革命運動	強君(八七)
日本國內的革命怒潮	日日新聞(九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尤特勒(一〇一)
日本社會革命的初步考察	思慕(一〇八)
日本爆發社會革命	王紀元(一一七)
是對華作戰的結果	黃操良(一二五)
全面抗戰後日本的國內相斡	黃操良(一二五)
日本大檢舉真相	一三五

附錄

日本共產黨給在華日本士兵的號召	(一三八)
日本共產黨的反戰綱領	(一四九)
日本全農全水總同盟等告出征中國士兵書	(一四六)
日本現役將校有志團致在華北日本將士書	(一四七)
中國共產黨告日本海陸空軍士兵書	(一四八)
中國紅軍告日本士兵書	(一五一)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一五四)

現實的正義

鹿地亘

日本文化在牢獄中

鹿地先生是舊日本青島文化同盟的書記，優秀的文藝批評家，詩人。文化同盟被解放後，鹿地先生入獄三年，前年出獄後，由青島來上海。譚魯迅先生，曾譯魯迅先生作品多種。八一三後，不容於日本當局，轉輾逃亡，月來始離虎口，遷居我國某地，這是他到達安全地帶後第一篇感情動人的文章，也是日本文藝作家第一次對中國大眾生的正義的呼聲。

「圓的東西，看怎樣切，可以成爲四方，事情看怎樣說也可變個模樣。」這是日本的俗諺。

八一三以來，我正像和本隊失掉了連絡的游擊隊一樣。轉輾的在危險中逃亡。這中間——差不多在半年裏面，——我的本隊，就是日本的大衆，大概也在極困難的環境中間，不斷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者爭鬥。據報載，至去年九月爲止，逮捕了四千的反戰民衆，十二月，又逮捕了差近四百人的先驅份子。最近裁判的結果，其中二百個作家，教授，評論家們，都被判了禁止一切著作的出版，違禁出版他們著作的出版業者，也多同樣的問罪，這和焚書的

希脫拉，一點也沒有兩樣。

我不斷地熱望着知道一些我的本隊——日本民衆活動的情形。不時失掉了連絡的我，完全沒有這種機會。最近好不容易才得偶然的機緣，看到了幾本日文的雜誌。

啊，這是如何使我吃驚的事情！一切都變化了！我愛的祖國，我那充滿了充滿了民衆的悲傷和憤怒的祖國——一切都變化了！祖國的文化，以前在那壓制下面，可還不斷地傳達着憤怒氣息的祖國文化，現在已經完全地被狂熱的侵略者的代言人們所侵佔了。我所發見的不是熱愛著文明祖國的進步的民衆，而祇是可怕可恨的敵人的一面了！

這樣的驚愕，這樣的悲哀，諸位能够想像嗎？當然，知道了過去六年來急劇的日本的發化和發展，體會了戰爭爆發之前的日本一般空氣的我，對於這種可驚的變化，也並不是完全不能預想。不過，現在已經是一種成爲事實而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以驚異了。

不論看那一本雜誌，記憶裏面熟悉的作家評論家的名字，都已經看不到了。排列着的，祇是些從來不曾聽見過名字的作者，看一看執筆者介紹，這些「作者」不是古朽的軍人，退職教授，就是右翼政家，有名的誰也沒掩鼻而過的作家。在我心裏，閃映了幾百個被逮捕和失却了執筆自由的作家和學者的姿態。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衆的呼聲，已經聽不到了。「文化」在牢獄裏面。「民衆之聲」已經從日本的文化圈裏驅逐了。代替他們的，那些老

朽愚昧的政家，軍人，正在嘲笑和罵倒那作爲人類文明之精粹的學問和知識，「文藝春秋」正月號，這裏面的一個老朽在說：「看一看那些政治家，學者思想家們的蠢態吧，這些傢伙指導的國民……正像被一個盲者領導的羣盲，隨時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在文壇，和民衆親近的作家，也已經完全清去了，林房雄，淺野晃，這些丑角，出了一個「新日本文化會」的雜誌，很賣力地在那兒喊：「決定新日本主義的運命，就在這一年裏面」。連名字也沒有人知道的批評家，正象趁主人不在而潛進家裏來的小偷一樣，說：「類似俄羅斯代言人的那些作者們的影子，漸漸的消失掉了，即使言論的壓迫不像現在一樣利害，他們的沒落也是很當然的」。這，正是魯迅所說的「在指揮刀下吶喊」的走狗了！可是，即使在這些走狗裏面，也不能不承認，「言論的壓迫」了。「民衆之聲」和「文化」完全從中央的雜誌上消去了。可是，這真的已經消滅了嗎？——不！我知道了！這，祇是離開了中央的雜誌罷了。這種傾向，在五年前我已經看到，文化分散，而開始潛行了。在今天的日本，「文化」的遊擊隊還是存在着。

兩年前從東京監獄出來的時候，文壇上的「民衆之聲」已經被壓抑在苦痛的掙扎下了。但是，那時候立刻知道，「民衆之聲」還是活着。我從無數的工人，農民，學生們，我收到了無數的激厲的書信。現在這聲音也一定還成長着的。不，不僅活着，一定還在長成着的！爲

什麼，那不是很明白的，在我看到的那些雜誌裏，那些老朽的政客們不都在嘆息和埋怨「國民不理解目前的情勢」嗎？——所已我說，這祇是「民衆之聲」從中央的文壇消散，而近地盤被敵人佔據吧了。

從此，我不想再從雜誌去找「民衆之聲」了。我重新開始，來檢查一下我的敵人——侵略者們的頭腦。于是，我的悲哀立刻變了哄笑，我的心情變成很愉快了。全雜誌上，都充滿了大陸侵略政策，因此而惹起的國內的，國外的，和戰時財政的苦悶，一方面，是「南京陷落」，「亞細亞再建聖戰的勝利」，……慶祝，慶祝，……和瘋狂提燈行列；……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却揜着喉嚨在對國民申訴，——「戰爭纔開始呢！仗是打勝了，可是農村的人手的不够，物價的高漲，商品輸出的激減，……這一切國民都該及早覺悟的」。這是苦悶，這是恐怖，但是，使我禁不住哄笑的，倒並不是這些自明的事實。而是那位川合貞一老先生的「日本宣傳政策的自我批判」。這裏面有一句話，就是我在本文前面所引用的那句極愉快的日本的俗語，他說，日本在宣傳戰上失敗了，歐美諸國都同情中國，而將日本指責為侵略者了。將這次戰爭解作「有的國」和「無的國」之戰，那麼聽起來，好像「無的國」就不妨向「有的國」侵略了。他說：「從國際正義來說，再分割世界資源」這種行為，並沒有什麼障礙，那麼「話」是說「圓」了，所以，「事情看怎樣說，也可以變個模樣的。」

我哄笑，我按着肚子哄笑了。從這種說法，我才完全地明白了。日本爲什麼要派大兵到中國來「自衛」，爲什麼要防止赤化而侵略中國，爲什麼要保持東洋和平而使本國的國民飢餓，而在中國的民衆頭上拋擲炸彈的理由！不錯，一個雞蛋看怎樣切法，可以變成別個模樣的，但是這些侵略者的異想天開的頭腦有一件事是永也不會理解的，那麼讓我來創作一句俗諺吧。

「即使切成四方，雞蛋還是雞蛋，即使說成怎樣，謊話還是謊話！」

我是一個作家，我以現實主義作爲我的文學的立場。熱愛現實，爲着悲慘的東洋的現實而戰鬥着的中國的大衆！這是日本現實主義者對諸位的敬禮。我們所愛的，是現實的正義！

（夏衍譯）

文獄恐怖下的日本作家！

平野透

跟着東京帝大矢內原教授的辭職，「勞農派」作家遭受到大規模的檢舉，日本已陷於文獄恐怖時代了。從「三·一五」。「四·一六」事件至以今日，思想取締網的眼洞是一天天縮小，當然，被捕的魚也跟着一天天小起來，比方說，甚至以前不惹人注意的小毛魚也難逃羅網。身爲基督教徒的矢內原教授之所以發生問題，據說是因爲他很久以前在一個友人的結婚

儀式席上所發表的演說，給人記錄下來，裏面有些觸犯忌諱的地方。

這一次「勞農派」作家大檢舉，漏網的有青野李吉，石濱知行，佐佐弘雄等。青野氏早已不涉政治，加入「文學界」雜誌，過着純粹老作家生活；石濱氏任讀賣新聞的論說委員，而且隨軍出發去了；佐佐氏也任朝日新聞的論說委員，過去非常謹慎，但不能說是怎樣安全。

至於已經聲明轉向的過去「國際的普羅作家」德永直，據說他看見勞農派作家被檢舉，曾經慌慌張張地去拜托文藝協會替他辦沒有太陽的街的絕版手續，同時把這事寫成文稿交給讀賣新聞文藝欄發表。但讀賣却把原稿送回只把這文章的內容改爲記事，拿到社會新聞欄發表了。

左翼色彩非常淡薄的武田麒太郎，他所辦的人民文庫也終於被解散了。這人民文庫雖很少像法國人民陣線那樣的色彩，但既然取名「人民」，給人家的印象似乎總是不大好。

唯物論研究會最近也聲明「專營出版，不問其他」，但牠的存在，在今天總有點奇蹟似的。戶坂潤和岡邦雄兩人是這會的創始者，同時也借這會成了名，因此，最近也逢着所謂合法性的危機。他們的存在，可說是日本進步知識層的最後壁壘，因而他們之感到危險也就是當然的吧。

還有老革命理論家河上肇，坐了五年監獄出來之後，據說還沒有完全轉向，但他已摒絕文筆，過着隱士的生活，這好像是溪澗裏的一縷涓涓之流。

最近有一位英國記者列特曼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日本學生精神」(Japanese Students Mind)他說，近來日本的知識界在精神上是完全萎縮着。我想，在這個時候，日本的當局和著作界都應該傾聽這句話：

在青年們中間，消除反國家的思想是重要的，尤其在這非常時期，使全國民心歸趨於一個方向，那是絕對必要的。對於這我沒有半點異議。但是，若是爲了這個而把他們的精力完全壓抑萎縮下去，就是爲了國家的百年之計，也決不是可喜的現象。

從前記得有過，陸軍作戰課長曾召集自由主義思想家，齊集一堂來交換關於國防意見，那是非常有意義的辦法。我希望警察局和檢察課今後也多多這樣辦，若果祇知道明打暗殺地一味彈壓，那是非常不對的。

(簡市譯自日本評論) (集納週報)

日本流亡者在蘇聯

平竹傳三

在一九三八年初頭，各報社會欄上記載得最熱鬧的要算是岡田嘉子和杉本良吉兩人在北樺太逃越國境的事件。杉本氏は左翼劇壇唯一精通俄語的人，他過去和土方與志氏(也是逃往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譯者註)有過很深的關係，因此，有人說，從他過去參加左翼活動的經歷看來，這一次的越境逃入蘇聯是有計劃的行動。但也有人說，他這次的越境行爲，

主要目的倒不是爲了思想問題，而是因爲岡田嘉子曾是一位名叫竹內的人的妻子，所以杉本帶着她逃到蘇聯去，是爲了解決這戀愛問題。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分析岡田，杉本兩人的越境事件，不過因此使我聯想到過去許多和他們相似的越境入蘇的日本共產黨員。到今日爲止，在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其中很多是從北樺太逃出國境的，他們的行動雖然不和岡田，杉本兩人完全相同，但他們的慣用手法都是從北樺太某一工場的工作中乘機逃走，或者化裝爲船員從北樺太搭船到海參威，再從海參威到莫斯科。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有一位原名中村善太郎的，（約三十歲新瀉縣人），當時在東京正參加左翼運動。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他在北海道札幌地方組織政治研究會，一九二七年入北樺太石油公司做工，地點是在蘇聯領屬的薩哈林。於是他從這裏逃出公司跑到莫斯科，進東洋勞動大學，畢業後再回到遠東來，一九二九年在堪察加漁業區開展赤色運動。現在，他已改名爲福田，妻子是俄國人，他和山本懸城有很親密的交誼。他現任海參威海員俱樂部的指導者，爲俄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

一九二八年另一個從北樺太逃入蘇聯的是間幸藏據說他的筆名叫「山田」和「森」也是新瀉縣人。他是一個很强幹的，苦鬥過來的男子。本來是做鐵工，當在北樺太奧哈石油池做工時

，便乘機逃到海參威轉入莫斯科，從東洋勞動大學畢業出來，一九三〇年擔任漁業工會的宣傳部工作，現任海參威糧食工會的監督，很得蘇聯黨幹部的信任。

現在，在莫斯科的日本共產黨員最有名的要算是山本懸藏和野坂參次。山本普通叫「田中」，有時又用俄文名字叫「亞歷西」，曾任國際紅色工會的日本支部代表。他是茨城縣鹿島羣矢田郡村人，今年大概有四十七歲了。他一九二八年五月從上海到莫斯科，曾在海參威太平洋工會書記局工作，任海員俱樂部日本代表。

野坂生於日本關西地方，原籍爲神戸市兵庫關町一〇六番地，比山本年青，今年約四十三四歲。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時，野坂曾用「岡野」的筆名發表過關於遠東革命運動的激烈演說。他一九三一年三月入蘇聯，時常到海參威來指導日本人的黨部。在第三國際之內，野坂是被人認作老日本共產黨員片山潛（已故）的後繼者。他的愛妻名野坂龍又用「基姆香」的假名，一九三二年五月入東洋勞動大學，一九三三年七月畢業，據說是位勤勉的婦人學者。

此外，由北樺太逃入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還很多很多。例如：抽本勢吉，新宮領正永井二一，小石濱藏，伊藤利三郎，泉政美等都是。他們從東洋勞大畢業之後，大抵都回到北樺太的奧哈和亞歷山得羅斯克來做共產黨工作，祇有泉正美據說還留在莫斯科。抽本氏通常用

「明石辰雄」的筆名，身體病弱，是一九三〇年入蘇聯，現任北樺太港的石油業工會共產黨地區委員。新宮氏は東京淀橋人，現在奧哈方面任宣傳員。永井氏用「克伊夫」的假名，曾在北太石油公司，奧哈鑛業所做電氣工人，入蘇後，進東洋勞大，一九三三年畢業。小石濱藏是日木北海道人，筆名為「汪平」，伊藤利三郎筆名為「瑪貞」，是三重縣津市人。

以下說到由美國入蘇聯的。

佐佐木(原名中西)今年三十六歲，原為日本留美學生，因參加共產黨工作，為美國官廳壓迫而逃入蘇聯。一九三三年在東洋勞大畢業後被派到海參威，以第三國際及紅色工會日本代表的資格，担任着頗為重要的工作。

三浦三郎也是從美國入蘇聯的，現在是海參威太平洋工會及海員俱樂部負責人，原名健持貞(？)。他和中西氏一樣是受美國政府壓迫逃入蘇聯的，進過列寧共產黨主義大學，後來被派到海參威來。

還有一位叫「波來」的，原名不詳。他一九三三年在東洋勞大畢業，後來在列寧格勒東亞語言學校担任翻譯工作。從美國人蘇的還有叫「申明」、「漢夏」、「里陽科」等人，他們的原名都不明。申明在美國羅士安琪爾州做學生時就因加入美國共產黨而入獄，入蘇後和波列一樣由列寧大學而入東亞語言學校任翻譯。

在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之中，直接由日本（北樺太）入蘇的要算山本和野坂兩人爲最有地位，從美國入蘇的是以已故的片山潛爲元老，頗受第三國際人們的尊敬。曾經有過這樣的故事：片山潛當思念及家鄉時。曾叫他住在日本的女兒到蘇聯去和他見面，他的愛女受父親召喚，不遠千里跑到蘇聯，但片山氏因發覺女兒沒有加入共產黨，終於拒絕會面。

究竟，目前在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有多少人呢？當然，正確的數目無從知道，但最少有五六十人吧。已知道姓名的，在莫斯科約十名，列寧格勒約五名，海參威約十名，北樺太約五名。哈巴羅夫斯克約二名，此外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共約二三名。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活躍的有一位叫河合的日本共產黨員，今年約四十二三歲，妻子是俄人，名尼娜。河合曾做過大阪急行電車工潮中的領袖，一九二八年由助察加逃入蘇聯，從東洋勞大畢業後，活躍於漁業工會。

在黑龍江北岸哈巴羅夫斯克市還有中川和山形兩人。中川原姓朴朝鮮人。一九二五年由朝鮮郵船清津丸逃入蘇聯，從東洋勞大畢業後任海參威太平洋工會機關雜誌太平洋工會的編輯，現在屬於該工會出版部。

在中亞細亞活躍的有川崎實。日本島根縣人，今年三十四歲。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逃入蘇聯的。

此外，還有大澤春三，平松，須藤，塚山，安保，吉川，小林，花井關陳等人，都是知名的在蘇日共黨員。關是個女子，和野坂參武氏的妻子女兒，同為在蘇的日本共黨的女黨員，可謂「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皎皎者了，陳為台灣人，日本共產黨員出身，是「三·一五事件」後的幹部，據說也是直接由日本逃到海參威入蘇聯的。

作者和他們絲毫沒有什麼關係，以上所述，萬一寫漏了他們中有名的黨員，恐也難免吧。（簡市譯自）（日本評論集納週報）

戰時日本的悲劇

徐源 著

自上海戰事發生之後，敵國內部的一切情形，我們都無從知道。因為敵人不特禁止一切報章出口，而且一切外國人的通信也要受過檢查，甚至於扣留。看最近他們之在上海檢查外國記者的電文，就知道他們是怎樣的要把一切事實都掩飾起來，好實行他們的騙人騙己的手段。

朋友T君這次從東京回來，本來收集好了許多材料，証件，報紙，預備帶回來作參考的；可是到橫濱時，都給沒收去了。

T君是十一月尼離開東京的，開戰以後的敵國內部的情形，他都知道得很詳細。他收集好了的材料和報章雖被檢查和沒收去了，但是T君的腦袋還沒有被檢查去，而他的心臟也沒有被沒收去，所以他還能夠向我們滔滔地報告一切。

現在我把T君的報告綜合起來，簡單地向沒有認識T君的朋友們報告一下：

二

日本的征兵，是很苛的。不論是孤獨子，不論是家政主持人，不論貧富，都要應征的。大家都以為出了許多軍費的三菱財閥的兒子可以幸免了吧，誰知日本軍部沒有答應他。因為日本收稅不是握在財閥手里，而是握在軍閥手里之故。

有一家有三個兒子，已被徵去了兩個，徵到第三個時，母親哭了，叫她的兒子逃到親戚家暫避去。結果被警察搜出來了；問他：「你不願去嗎？」答曰：「是的，因為兩個哥哥都去了；母親不許我去，我去了，一家人都沒有飯吃……」於是又問他：「你是否日本人，是日本人就有為國犧牲的義務！」于是立刻槍決了，說是以警效尤云。

有一位飛機師，結婚才三天就被徵去了。不三天消息傳來，說是被我國飛將軍射死了。但是，不三天新娘的屍首浮江面上了，日本人是極善于自殺的，開戰以後，他們的自殺案想當在平時的十倍以上。

八月時，他們的對徵兵家屬還每天有四角的津貼的，但到了九月就變爲「二角」了；到了十月又變爲「一角」；自然，到了十一月就變爲「〇角」了。你說，他們的母親，妻子，除了準備演他們的拿手把戲——自殺外還有什麼辦法呢？由此類推，若果我們長期抵抗下去，他們的國家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也終於會走上「自殺」的一途的！哼！敵人有什麼可怕呢？！

三

眼看著九國會議就快要開了，但是他們在軍事上還沒有一點優勝，所以他們極感不安。因爲他們以爲，在九國會議以前，攻不進上海，在國際上將完全丟臉了。所以到了十月中旬他們的徵兵已經徵了三種——連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也徵到了。而且情形很緊張，今天入營，明天就要出發。和家屬只能有五分鐘的談話。

百姓們看見了他們的政府的那麼狼狽的情形，也起了很大的恐慌，相信他們的子姪也沒有離鄉的日子了，

但是爲了欺騙他們的民衆，他們的政府就放出了一種欺騙的言論，說是只要大家拼命佔領得了上海，戰爭就可以完結了的，因爲那時，中國一定和他們講和，而華北，他們就無形中佔據去了。

我軍爲了某種關係已經放棄了上海了；而上海，也算是被他們「佔領」去了。每當他們得